

栗香五筆

掃藥山房

石印

I 242.1
320
(4)

粟香五筆卷七目錄

徐鼎臣臨碣石頌

元公姬夫人志

壽聖院莊田記

紹興復江陰軍碑

珍珠寶塔記

毘陵見聞隨筆

閻陳二公詞詩

南田詞

自怡詩集

丁學士小影題詞

南湖詩詞

催粧詩

紫琅環院遺稿

華陽國志佚文

淵禪師塋像記

壽聖院泛海觀音記

胡氏墓志

潮陽文信國公詞

同善會

冰雪吟

疏快軒詞

采石酌詩圖卷題詩

丁汀鷺大令詞

天役閣詩

金匱兩女史詩

栗香五筆卷七

江陰 金武祥 泚生

宋徐鼎臣臨碣石頌

皇帝建國德并諸侯。初平泰壹卅有二年。刺登碣石。照臨四極。從臣羣作上頌高號。爰念休烈。戎臣奮威。遂興師旅。大逆滅息。武殄暴強。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恩肥土域。賞及牛馬。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黔首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脩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略。請刻此石。垂著儀巨。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今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端拱元年春三月。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食五百

戶。臣徐鉉奉教臨

楷書小字

孔昭孔識云。右徐散騎真蹟。一陝客董姓攜來售者。因價昂留觀一宿。鉤出還之。後有柳文肅賈跋。趙文敏孟頫揭文安吳斯觀款。危學士素跋。文待詔徽明隸書跋。均不及鉤。且不及鈔出。以存攷據為可惜耳。嘉慶癸酉夏六月。

吳鶴識云。秦碣石頌二百一十字。宋徐鉉所臨。江陰孔昭孔雙鉤本也。同治乙丑正月。得於華墅舊書肆。乾嘉時布衣孔瑤山先生者。自長壽鎮遷居華墅之沙山。敦行好古。精究六書。著有說文疑疑。稱於士林。一日遊城市。見漢銅印一方。曰孔千秋。愛不能釋。解襖被易之。歸遂自名千秋。又得奇石尺許。巒壑甚美。文徵仲署刻瑤山二字其上。因自號瑤山。其刻石與俗工異。畢氏經訓堂帖多出其手。以鐵筆世其業。子為昭孔。號味茗。孫憲三字省吾。余故友也。省吾之子曰慶齡。為申者先生弟子。有聲庠序。早世。庚申劫後。一家被難。丙寅冬。常熟楊詠春觀察旋里。見碣石頌。以為希世之寶。亟序而刻之。播之於世。觀察與孔氏亦世交也。憫孔氏無傳人。故詳其顛末云。丁卯春仲。

楊沂孫書後畧云。秦小篆之見於今者。惟泰山琅邪兩石刻數十字而已。嶧山碑文雖全。而轉相摹仿。失其真意。世所傳之小篆。不知與秦類乎。其不類乎。每讀史記所載始皇登封諸石刻。徒望古遐想而已。予重吳君示我碣石頌全文。雙鉤本雖出於徐鼎臣之臨摹。孔昭孔之雙鉤。在當時必有石本可據。宋初君臣知其希有。故特命臨寫。以視嶧山碑之轉相摹仿者。大有逕庭。且史公當日記載其文。未全韻句多舛。此則整齊完備。作於始皇而刻於二世。昭然可攷。同治六年四月。

武祥按嚴可均輯全秦文碣石門刻石據史記秦始皇紀錄之而以為上脫九句不知所見何本史記初一泰平嚴輯注云當作泰字以叶三句為韻亦未知所據何本徐臨初平泰壹在首第三句為韻文義較順大逆史記作為逆暴強作暴逆黔首作黎庶誦畧作誦烈儀巨作儀矩

武祥又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於其旁今所存者惟琅邪臺刻石存八十餘字泰山石刻乾隆五年燬於火拓本存者有廿九字本又有殘石十字本嶧山石刻宋淳化四年鄭文寶得徐鉉摹本刻之長安翻本有七而以長安為第一文寶謂鉉晚年所獲得思於天人之際者也此本亦鼎臣所摹楊濠叟所謂漢唐至今諸好古者未經著錄之名篇天下古今無二本之奇迹獨於兵火銷殘荒邱寂寞之地遇之豈非文字之大幸而顯晦有時歟濠叟深於金石者其賞歎如此嶧山碑云窺軫遠方金石遺文錄以為軫即巡字琅邪臺碑五大夫作夫夫金石錄以為古人簡質凡字點畫相近及音同者多假借用之東漢時碑刻尚多如此

華陽國志佚文

華陽國志以鄰水廖都轉寅校刻本為最善不減宋元佳刻粵發後中有脫板五十

餘篇。近李鐵船觀察得之。亦鄰水人為補刻完好。傳世六七十年。轉徙一萬餘里。楚弓獲反。亦藝林勝事。乙未春。以書見贈。冊後陶心雲孝廉為補錄佚文一條。余觀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尚有此書佚文五條。因識於此。并錄示鐵船補刊焉。陶補張翕及今所載郝伯都皆在所闕。巴郡士女五十四人之內。其趙閑慶鴻荀崧女王廣女。未能定應補何卷。知此書佚文尚不少也。

趙閑讀書一見便誦。聞人讀書。自識章句。

書鈔卷九十八

郝伯都。閬中人。為郡吏。太守每見之。垂泣。伯都請白其故。太守曰。亡男為人所殺。汝身似之。故悲感。伯都問其讐所在。太守曰。臺閣不可得也。伯都乃交游與甘春卿為友。共伺讐殺之於車府而亡命。春卿為吏所得。伯都乃還首。二人爭死。會赦得免。書鈔

卷百三十九

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為刎頸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廉慶。

御覽卷四百九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投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所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後得入魯陽山。獲免。得向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仍結弟兄。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御覽卷五百十九

王廣女。美姿容。性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蠻梅芳攻陷揚州。廣被殺。女年十五。芳納之於閨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女曰。蠻畜。我誅父賊。吾聞之父讐不同天。母讐不同地。汝逆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爾。所恨不得梟汝首於通衢。以塞大恥。乃自殺。御覽五百十九

元公姬夫人墓誌

隋元太僕志闕二百九十二字。志中聖主誤作聖士。餘梁誤作餘梁。煮蒿誤作君蒿。

姬夫人志闕四十九字。志中蕙性誤作蕙姓。禮婦人不晝哭。晝字誤刻。

石二志石在西安。嘉慶二十年始出土。為吾郡陸劭文徵君所得。假朱撫部兩健騾負石以南江。左遂多損本。清儀閣題識及金石續編。考據詳賅。更無贗義。何子貞編修至形諸詩翰。其珍閱舊矣。石既歸毘陵。咸豐庚申之亂。石為賊擊中斷。後陸氏子孫以白金五十兩質諸邑人。其人聞陸將贖歸。乃於一日夜以火烘燔百餘紙。石又多泐損。現為惲氏靜園主人所得。

隋書之精整者。如常醜奴。惠雲法師。修勁者。如甯贇。蘇孝慈。淳于儉。張貴男。疏朗者。如鞏賓。宋永貴。而風力奇高。神采古秀。當以董美人為劇迹。此二志雖遜一籌。

而通峭入古。實為歐虞所從出。六朝書格。若出一揆。初唐石墨。如龐二哥舒懿公。諸志尚未大變。自率更永興河南。顏柳各分書派。而古格無存。包世臣斷為率更書。不知隋碑固有此格。俱已。

姬志書體端逸。雖與元志如出一手。而超妙過之。惟姬志云。天和四年六月。篤拜建甯國夫人。證以元志。以軍功封豫州之建甯男。則在宣政元年。相距十年。無豫封其夫人之例。書撰并出一時之手。而兩志年月迥異。舛錯顯然。好事如劭文叔。未諸君均未之考見何也。

據北史周隋西魏書。及元和姓纂考之。元太僕為司徒樂平王元最字壽興之子。名亶者。誌闕。諱空格。下僅著一字曰智。亶智義。合此與子孫名位。當以姓纂補之。夫人姬氏。先太僕三十九年而卒。案姬氏東郡神水三世史。皆無傳。魏書北史。竝載姬澹字世雅。信義將軍樓煩侯。以勇績著名。桓帝穆帝並見委任。埏見衛操列傳。或即東郡之先歟。

武祥按元姬二志考證。為劉君光珊郵示。足補陸張所未及。因備錄之。

淵禪師素像記

常州江陰縣壽聖淵禪師素像記

通仕郎新授滁州全椒縣令管句學事管句勸

農公事孫冲撰

禪師姓董氏名海淵。開封人。生不如掌。九歲侍其親。官瀟湘。指雲蓋山曰。吾舊居境界。願割天屬愛而棲遲焉。清已師摩其頂曰。法器也。其親以已有德。使依之。慶曆二年。貢乾元祝壽疏。被恩。剃染。及游廬阜。遇暹公。謂同志曰。海上橫行。是此老子。遂袒肩作禮。既傳其妙。即去。而暹公送之以偈云。六年止開先。三載為侍者。此日下層巒。但慮知音寡。爾本簪纓族。來入金僊社。立雪幾忘形。問心已閑暇。草木如今處處青。靈雲謾說桃花謝。時江陰壽聖初構。吾祖施金。應寫貝文。秘諸巨屋。師至。視籤目笑曰。復為觸牒。蠅爾與夫用心。而他者有聞。故首尾飫讀。番次不知其幾。客至。與語不及世務。唯諸法因緣而已。壽聖法席偶虛。欲得善知識者主焉。元豐直講王彥魯。沈之與先人莫逆。每曰。有人韞匱妙寶。而光彩自昭。如淵禪客者是已。邑中長者咸譽其行。先人狀諸有司。三命而師方從之。臨江何公正臣自侍從師金陵。念于渭陽。將以大剎駐其錫。師雖往曰。吾視身猶蜣。此大而彼小。孰區別耶。舟還浮玉。佛印元老指師如左右手。乃會于妙高臺表。元曰。別後何所得。師曰。相見又無事。元曰。太徹骨也。師曰。不來還憶否。元將修供。款曲無生話。遽聞拏音。亟視之。而一葉已夷。猶於中冷。元謂其人曰。吾與伊人同燈分焰。宜有契分。

其忘情尚爾。況於金陵乎。貴人有問。冤結解以何術。師曰。宵中無累。焉用解。為宰者。以暴很服民。羣小負炎。而熾聚僧居。壽聖最為冗地。烹鱗烙毛。晝踐夜喧。眾莫敢議。或請師誨師。曰。惟鱗惟毛。從善人所惡中來。一烹一烙。蓋其分也。負炎者悟。往往跪謝。鼠盜劫衣。以刃刺師口。師齧刃不怖。盜畏。躡足而去。眾駭。以視。然猶定而不傷。或問其故。師曰。吾疑夢也。且師定所。蚊蚋獨無。晚年竟夜無睡。弟子窺之。俄有扣關者。師啟扉。而白衣並拜。曰。久事左右。喜無過。師予之茗而解。明日師語其眾曰。吾來四十三年。而代者隨至。吾倦矣。止欲盈尺之地。以宴寂無恆。吾化諸兄。沂天與津。以師為先人友。見師數告休。而眾亦不能強。即奉于西堂。等覺源師。故自晉陵從。請遂升法席。師曰。之子吾知其來源之生。是師初解。色日雲門。纔遊方。而敏公知之。事幾類此。未幾澡身換衣。結跏于牀。適持戒者饋饌。師食竟。操筆書四句偈。嗒爾而化。實大觀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得壽八十四。後七日。善男子以香木五百斤。火于君山之陽。師平居下視。雖與人語。而首不舉。及化也。面若對物。至焰觸龕裂。則如如不動。豈古人所謂骨强者歟。諸年少競指其腹云。此破必微。聞道家尤忌引去。是宜已。而風旋烟撲。其氣芬馥如芝蘭。然觀者合爪。斂友之日。不壞者三齒舌。晴爾眾得堅固。子無不滿意。至有紅色利如豆者焉。善男子不。

忍流其灰。請和以香泥為師像。像成而其徒惠宗等錄其行。俾沖記。且沖仕進不以文目笑於聲俗。設勉力為書。奚使人信。雖然。夙奉遺訓。目擊紙上語。酷好為古言。求諸己固無歉。今邑中豪傑不少。屈彼大手筆。當信於後人。沖請辭。惠宗曰。先德與師猶令之於遠公也。予念先德。毋拒我。沖三復之。不敢拒。於是作記贊曰。維道與貌天與形。形貌與吾非實相。既返太虛離諸妄。云何即妄復求真。欲認為真。惑愈深。諸佛應須偷眼笑。彼美莊嚴三十二。不是如來妙色身。苟非如是現眾生。安得羣盲刻病瞖。是故邑中善男子。塑香成像擬自然。滿院滿谷儻可尋。當即有靈同見在。我今洗滌身口意。頂禮壽聖淵禪師。然燈為燭淨土容。願此慧光長不滅。小師惠宗。惠澄。句當立石惠沔。典座沙門慶才。維那沙門惠則。監院沙門海潛。首座禪鑑大師正自。住持傳法賜紫等覺大師秘源。大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練江居士孫沂。奉母親唐氏命立石。毘陵潘震。同男允升刊。

壽聖院莊田記

常州江陰縣壽聖禪院莊田記

宋皇祐五年秋。大父瑞安府君與四明僧楚祥游。一日謂祥曰。吾邑梵宇皆律居。擬建廣廈為禪林。屈師肇祖可乎。祥曰。唯。即發黃金廩粟。立木百楹。書貝文幾萬卷。雄冠吳楚。齋疏用度。靡弗周給。其徒洞偕童是役。祥歸鄞江。傳席于偕。遇治平。詔旨錫壽聖額。大父不幸捐館。偕與先君議置膏壤。王母李氏悅聞樂。傾奩蓄買良田數十畦。施供其衆。歲在熙甯。偕如雲嵒。有海淵續燈。厥後逮崇甯末。因祥符院以泛海。觀音訟令仇命淵遷像在茲。士庶咸稱昌隆之可俟。淵休屈親勢薦者八九人。衆議不允。時等覺大師秘源主法席居青城。予欲召之。茶書諸名俱受密器。取決於泛海前三闕。而皆得源。僉曰。然。誠慰所望。大觀初夏四月。果趨予請源來。未久弊陋鼎新。稚老欽崇。緇流雲會。既安之以中。匱彌憂念。茲乃懷四年春。縣西舜城近事。何瑕造丈室。願將已疇平裂奉施。迺曰。身猶夢幻。物如泡影。此固無恧。輒惠書契。逕具情陳于公。而田畝之數伍伯伍拾。以其年七月十二日。大會僧俗。伸慶懺焉。嗚呼。吾祖基肯構者。惟我先君。或謂功德竭出一家。尤慳小惠。獨何君良悟世諦。卓然特達。豈隆殺之理。各有時歟。得非源之善化。而符合致此歟。抑亦衆力之贊而成其美歟。固知興衰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鄉黨傳為盛事。源乞記於泐。欲述祖構之因。遂從其請。政和元年重陽日。練江居士孫沂記。男弟書。

莊主沙門

道俊

藏主沙門

靜瑞

維那賜紫沙門

惠則

首座禪鑑大師

正自

立石

壽聖院泛海觀音記

常州江陰縣壽聖院泛海靈感觀音記

菩薩於天聖元年三月中泛大海至於江陰有客舟邂逅菩薩於中流隨船放光而行舟師以篙枝退如是者三放光不已相次至江岸小石灣住彼不去是夜現白衣人託夢於邑人吳信云緣化石臂信曰臂實難捨餘可奉從白衣人曰此邑雜賣李氏家有香檀可以作臂信候天明驚異尋之有市人相傳江岸有觀音泛海而來其長及丈信往視之果見菩薩仍無右臂於是信宣言於眾曰菩薩託夢檀求此臂我今發心圓滿功德後果得檀木於李氏家長五尺許乃能成就自是邑人迎請歸壽聖奉安廣興供養祈禱屢獲感應宣和甲辰二月二十二日孝竭被旨按兵同常倖王松抵是邑暫憩壽聖遂獲瞻禮時長老祕源持菩薩示跡請

浴主沙門

慶才

典座沙門

道初

監院賜紫沙門

宗傑

侍傳寧覺師

祕源

梁溪邵詳刊

記本末庶幾見聞發心歸嚮夫大士應願滿心令諸有情獲安樂地隨緣赴感現六神通以妙智力使彼衆生觀其音聲而得解脫應得度者即現其身此亦瀕江近海大士度人應世悲願之一也王孝竭稽首為記以書事實

紹興復江陰軍指揮碑

紹興復軍指揮

兩浙路轉運司準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勅

部狀

江府林安宅

被旨暫

江府事兼領提督海船詢究江陰利害自

廢軍之後全無裨補

江

歲虧欠上供諸色一十餘萬貫文及

江

陰知縣丞曹總

石州軍例皆殘破實賴再復軍額駐

兵馬

守禦得以保全軍須之

時辦

輻輳戶口增盈民樂其業本軍合辦朝

廷歲計官兵衣糧

後來改軍為縣廢罷場務客販不通居民失業流徙

他本縣夏

監錢

舊為軍日均於客戶送納廢軍之後人烟稀少所

虧之數均及比之舊年增加錢數民受其害兼為

之

禁地既覺客旅蕭疏

酒稅課利虧失元額連欠上供諸色錢數至多無從椿辦

舊復為軍額本部

看詳欲下逐司詳本官所乞同共相度如委是經久可行利便即保奏施行三省

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本司今契勘江陰昨為軍日。贍養本軍官兵。椿辦朝廷歲計。每年三十。七百二十九貫三百三十九。又常年並皆足備。即無拖欠。後因廢軍為縣。客旅稀少。居民失業。酒稅虧額。自改為縣至今。四十年。已是拖欠。上供諸色錢。總計四十五萬九千餘貫文。見有案籍照應。竊緣財賦正隸漕司。他司不知詳細。兼江陰邊臨大江。即與鎮江府一帶聲援相接。目今見屯軍馬防禦盜賊。最為浙。喉襟控。緊要之地。本司今相度。若復為軍。委是經久利便。伏願朝廷詳酌。特降指揮施行。伏候指揮。

建炎復江陰軍指揮碑。已著錄於五筆卷三矣。近又得紹興復軍捐本。蓋是碑即刻建炎碑。陰嵌置牆壁間。碑陰向屋內。久無知者。碑亦兩層。刻額正書。批答行書。牒正書十六行。宋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十四日。牒當興建炎碑。同為陳鑄所摹刻者。按江陰軍先復於建炎四年。紹興二十七年復廢為縣。歷四年至三十一年。又復為軍。此碑所載是也。建炎碑則重江海要害。此碑則重財賦。其詞各有不同。而文字漫漶多不可辨。蓋碑陰在屋。為人磨損耳。

胡氏墓銘

宋壽昌縣君胡氏墓銘

校理既又以其兄子之子歸鉛山。於是遂為世姻。而壽昌與校理之夫人。以姑姪為婦姑。凡吾周氏之族。皆曰鉛山夫人之賢。似吾校理夫人之賢。蓋其為胡氏也。保傳之訓戒者相若也。為周氏也。姑婦之詔聽者相若也。故以其所為女事。為婦事。而周氏之為婦道者。皆曰是為婦足法也。以其所以為婦事者。為母事。而周氏之為母道者。皆曰是為母足法也。嗚呼。女子之行。不出於閨。擬人之善。莫如其親。是所以書也。所以信也。壽昌蓋以夫登朝。封為邑君。享年五十有七。生男子五人。成己祖己審己求己慎己。皆舉進士。女子三人。長適晉陵胡璿。次適高沙李材。次許嫁姑蘇徐廣孝。孫女一人。銘曰。生有訓。歸有詔。婦是則。母是勸。惟壽祿。彼覆燾。訂來者。祝豐報。

繆筱珊太史得是石。以榻本並跋寄贈云。宋壽昌縣君胡氏墓志。志正書。額篆書。光緒丙申。出於予家。迤北濱江里許田中。蓋志完好無缺。以今尺度之。高廣各二尺二寸。同時耕人得硯一椀。一水注一墨。一均為人所攫去。互相傳說。以為得窖。幾成獄訟。志亦屢埋屢掘。又為人剖志之半。以去。予囑族弟晉初致之家。為榻其文字。跡圓勁。文亦有法。惜僅存下半。撰人年月均不存。但聞人云元祐年而已。畧可考者。縣君胡氏歸於周鉛山君。其姑歸於鉛山君之父校理君。以姑姪為婦姑。

其賢相似。子成已祖已審已求已慎已皆舉進士。考宋職官志云。祕閣有校理。以京朝官充之。通掌閣事。掌繕寫祕閣所藏。元祐初。復置直集賢院。校理敘封云。庶子少卿監司業郎中京府少尹。亦縣令。少詹事。諭德將軍。刺史。下都督。下都護。家令。率更令。僕母封縣太君。妻封縣君。周君蓋官鉛山令。妻應封縣君。與志正合。宋地理志。鉛山屬江南東路信州。壽昌屬兩浙東路建德府。均中子五人。不見縣志。其舉進士而未第者。與吾邑金石最少。又得宋志一種。足為志乘光。倘覓得志石上半。能為延平之合。其可考者。當不止此。繆荃孫跋。

珠珍寶塔記

珠珍寶塔潁川郡記

大元國浙西道江陰州良信鄉墓東和衆里茅司徒大王界內本境士庶。昨於至大年間。崇建佛會。蒙吳仲良喜捨塔基一所。坐落村內。初造觀音佛塔。及當境祠下。每年舊有上元令節。法華妙典。祈恩請福。新初六月十九日。白衣大士示相之辰。金剛經文。各立疏首。輪流承當。切見所用不敷。伏承信士陳旺。同妻鈕氏。同男普明。孫男女等。發心將到本鄉五都九保。劍字五百八合號內。良田肆畝。坐落城溝東。東西朱南王北溝。元各白米三石二斗。夏麥四斗。佃自慮恐時年荒。